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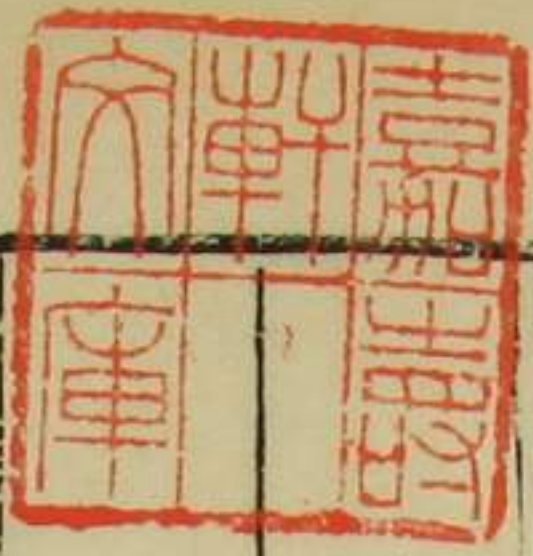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24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24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吳培昌坦公參閱



何文簡奏疏

疏

何孟春

陳萬言以俾修省疏

修省八要

憲宗用近倖頗用事公此疏甚切

臣聞之范睢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

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人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爲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祗畏思勅天之戒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中外執事激衷申悃謹其忍

默浹月之間囊封投匭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俟報可而九重玄遠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爲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之君臣尤不敢忽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遠已毋致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以詔旨徵諸道路得數事亦欲爲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急者敢先以果聽斷公任委爲陛下勸焉而始及

之以上補修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氛祲之盛至薄太清陛下于聽斷不無有所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爲言者蓋欲卽已往勸陛下于將來庶幾陛下有所懲艾不致將來有如廣者之所爲也書稱萬幾詩云普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于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弛張滑于猶豫藻鑑昏于繫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

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爲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爲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必及于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爲貴也如此陛下自卽位總覽政事如天之運本無疑滯而二三年間各

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卽出積之旬日出卽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侍門交結近侍夤緣肺腑依託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導佞排鯁撓直所偏好則鑽皮出羽曲爲掩覆所偏惡則割肉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議是以人情洶洶衆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而終如

是則曰某者陰爲之幹旋也臣亦不能無惑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于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叅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叅議前之不得有毀綸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做工而毓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以啓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勅及金印命服

封其國長。聖斷著差官法，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旨，于是擬差二員以上，本入一月有餘，復得旨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陛下春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不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中鯁總

然常恐鷹搏狡兔，反爲兔噬，而陛下輒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奏文之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扆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也。臣不能知。然知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爲已謀也。以爲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已謀而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

不審訃而傷于戇，失于裂滅者。陛下亦當山薙海
納于短取長，優示。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
如無，漫不加皁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
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
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含怨。盛德之君，忍乎匹
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已，况于在廷之臣，爲國元士，負
其慷慨，以言爲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
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于
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陛下始意圖治

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
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
以言事降爲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
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某爲某矣。禮部
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
先常發李廣之奸于。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
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
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調，胡易猶在禁
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陛下求言始

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于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決于此臣願陛下于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

言于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及其身怨種于前患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翫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謾樂輒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于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

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于下，有以借其力于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于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日長子帥師弟子與師，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木以補，苓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命致力，不

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苛禮維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焉，黜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閔，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陛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下之治，其相得甚相歡也，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

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為通。所屬急

此言因小以喻大

于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全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為狐為鼠。為鬼為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群臣趨趨齟齬于外。觀望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

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塞。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携。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註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贓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未由皆實。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陛下能惜大體。然言路

崢嶸昉立風采。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勸。陛下用意過厚。以爲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類。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任委。孔子不主瘠環而臧倉沮孟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于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將奈何。閒居諄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嫉妬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罄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

責其必至。臣以爲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之積弊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于臣下。而致其政。詳責于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防爲也。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人爲數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非太宗能以身親群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惟我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罔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正朝之外。尤隆經筵。

勸講之禮。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確。間臨內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後施行。故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賢有天順日錄之作。且載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藹若家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陛下早朝視事。能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曠廢。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殆以粉飭治具云耳。天下事陛下一切徵諸尺牘。何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

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爲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覆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遠。讒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群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于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聽。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自知之。無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我朝之有內閣。猶前代

之有中書省也。我太祖皇帝罷丞相，革去中書省。太宗皇帝故以老成文儒選居內閣，專備顧問，預參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中書，爲治本。宋人謂事不由中書，卽亂世之法。臣以今較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可不由內閣。陛下盍隆其禮而重其責焉。大學士如楊士奇、李賢皆膺列聖之眷注，故得盡其才。九重有一言一事，皆得議于其始，故不至布出于外，而致誼謬之紛籍。今則不然，所以有委任未公之積符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刑。記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盜也。臣願陛下恢張經綸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某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今之所以異于古者何如。得失之机何在。設施之方。損益之節。以何爲善。欲變害以爲利。何爲而可詳審斟酌。旣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耆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知。以應宣召。以匡所行之不逮。

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鬪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己之學爲格君之學。諷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聖德。于緝熙者。我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陛下能公于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授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礪。以效區區。將自不容已。陛下于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短長。事之軒輊。舉在冕旒。黻纁之下。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陛下罷去之。而彼不怨。彼知天之不可欺。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賂啖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何能爲。埽除幃闥。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旣昌。內廷自戢。士大夫之氣旣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陛下之任委公也。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二者。臣言之。矻矻覩縷切至。

矻以效區區將自不容已。陛下于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短長事之軒輊舉在冕旒黻纁之下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陛下罷去之而彼不怨彼知天之不可欺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賂啖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何能爲埽除幃闥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旣昌內廷自戢士大夫之氣旣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陛下之任委公也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二者臣言之矻矻覩縷切至

時之所急，無大于此。董子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道如此。臣敢以此勸。陛下，臣言非老生迂士之泛談也。若夫臣之得于道路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日，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古人有是言也。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嬰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當不可，况百里千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爲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禽犢是資，闢葦離

離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供于棘舌，肌膚刮于鉞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而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皆進士爲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在進士考課之法，旌異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力疲

憊。僅勝冠裳。無有幹局。望利而饒。觸事而頽。流風踵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于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錚錚于鈇。蕭蕭而蘭馨者。雖其上司旌異間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爲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爲卒史爲獄吏爲書佐矣。人才何嘗之有。作之則振。推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机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

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號名進士者。氓中玉表。有不才者矣。郡縣之職。今况不皆進士爲之。監生吏員出身。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爲作之進之之机。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爲。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爲事。巧需酷筭。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爲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

其不率天下而爲不才之歸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日上。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堪事數者。分守分巡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爲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途

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遞擢用之。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行礪節。蘄標榜于時流矣。若復有曠職廢事害民者。督之于考課。于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于監生吏員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道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爲。守以廉。爲以能。二者凡有官之最。臣以爲課牧民官者。又在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响咻溫

暖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異在部。該部旣按以擢用之。又每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爲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璽書獎諭以風天下。不得民心。雖文案無隙于照刷。而旌異無所取。使天下之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蒙庇受賜。游及于無外矣。其二曰。臣聞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爲之。時惟南直隸河

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詔遣有時。一年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卽魏之慰撫大使。隋之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重。邊方。鎮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勅紙。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者。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于其任。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効顯著。則增秩賜金。簡

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

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按爲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分曹列署察案稠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官若不久其任卽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陛下欲行久任之道于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卽腹裏邊方爲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

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有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于先。而久其任于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陛下者矣。陛下他日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博陛下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抑臣聞知巡撫官爲撫治地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番倭出沒。未爲無事。賊首葉宗劉鄧茂七嘗據其地。僭號稱王。攻劫城邑。哮噬無前。至勤王師就勦。血跡通衢。始獲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湖廣鄖陽江西贛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顧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爲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贛州巡撫官。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陝西之甘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伏望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不孤巡撫之

責各處俱得巡撫之惠。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所甚惜于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古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混，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于澤，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于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疵類。如此上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于其時歟。臣惟我朝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勩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槩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無同產兄弟，從兄若弟繼之，又廣于倍子之法。蓋我太祖皇帝平定四海，太宗皇帝肅靖內難，藉于武臣之力居多，披堅執銳，摧鋒破敵，全一生于九死之餘，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下衛所已定，恒滿

其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徙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與忝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其勢邀或出其貨取或得于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繪無爲有織虛成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陞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墮將士立功之心因噎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歟繼繼繩繩無有限極車載斗量把權腕脫其如後來之冗何朝廷于此必

有道以處之臣愚不能究竊願朝廷之惜名器也臣惟今文武途食君之祿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度之所繩于文武者豈容無異今問刑衙門文職犯贓必罷職在法滿貫必克軍而軍職犯該監守常人盜賣犯侵欺在法滿貫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在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科甚不倫臣質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克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克軍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

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爲民。子孫承襲。意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爲民。法已弱于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卽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且不輕于降級調衛之不得卽替者哉。或謂降級調衛者。猶存其職。爲民者其職亡矣。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卽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人也。湛恩汪濊。固如是夫。臣以爲今之陞世襲者。

不皆。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貫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爲其重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興師。勢果緊急。該部卽行文彼處。出榜以示。從征官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回轡之際。徑赴鎮巡官處辯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辯驗明白。厚與賞犒。敢復奏報。依阿爲人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異日廉察得出。凡閑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該部會同法司議定軍職前

項所犯罪名，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仍通行各處問刑衙門知會，有問該罷職爲民者，必候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之慮後不敢褻上之名器，而來不檢之輕于蹈罪也。

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文王視民如傷，非其民真有傷，其心常恐其或傷耳。陛下之民，文王之民也。陛下之心，文王之心也。深宮開念及天下，其亦以民有或傷者乎？周公告成王

之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文王以傷視民之實也。陛下發政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瘳。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不獲蠲免者，有以知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爲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爲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

始爲請命。命下該部查照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卽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輒之鮒，望斗升水于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騷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

所以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腊，突絕炊煙，襁負相屬，殪尸相籍，誰與出涕無賴于此，曠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枷棒，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臣以爲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如傷視民之實，宜及先事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卽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卽爲設

法處置。仰分守分巡于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偏。緩則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則蒙貸。倉廩無所儲。民將有過

稱凶荒者。臣曰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尙爾。况于凶荒而可吝乎。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世仍之。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弊之所爲。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庄乎。先朝畿內地空閒。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庄人役。罔恤國體。近庄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由尋及丈。跨畝連蹊。求益不已。在庄傍者。產去稅存。征科之

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何能安養。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庄地。卽不可望得歸。有以近庄故塚墓被其發掘。屋廬被其拆毀者。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鞭箠。噤酸忍痛。敢怒而不敢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卽之而不敢直。曰此皇庄。無如何也。然則九重厚民之意。何自見之。承平以來。生齒日繁。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庄地今廣于昔。豈荒而待墾者。庄賦今贏于昔。不過掠之于無辜耳。國家未得庄之利。民間得庄之害。已無端矣。且皇庄之名。臣愚有所未解。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爲已物耶。昔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今天下未有寬大地。以便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種食。勿租賦。可于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使民以貧乎。畿甸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况遠于此者。陂湖園池。課程之類。爲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歛之。

臣各操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臣聞動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挾之以蠶食于他。有軍民之不逞。亦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爲窟穴。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奸。治世之賊。心之所營。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臣愚欲乞 陛下勅該部官往勘 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收爲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

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仍作皇庄名目。丈量已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某衙門以備歲費。若遭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畿甸之內。無滋毒之疾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王府處。陂湖園地課程之類。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稅。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陵戶等戶。不許冒報。及不許以已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王府。敢復不

俊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克軍。民發口外爲民。事于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其甚者度幾可去。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衛若干所。軍若干。荒陬絕徼。所在克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專以清軍爲責。其清出軍丁。例僉批解。軍丁到衛。例存恤之。府州縣

清軍官清出數少者。候考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旗吮嘍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克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之榜。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籍。無所影射。遷徙謫刺。歲有增添。今視祖宗時額數。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夫軍新舊相仍。有抽克者。有掣克者。有配克者。有投克者。淤漫天下。商出參隱。不容齊一。丁從衛

所逃故。則冊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于逃年。而逃故常虛于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益減縮。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克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日挨無文冊。展轉屢煩。敝紙千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其臨期賂賣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彼該衛所率去

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出數年之外。在逃三次。于法應死。彼輒執稱原籍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爲防護。際煙瘴。逼沙漠。筋攣膝糾。制雖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其戍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者之無還也。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聽斷之丁。在所不許。彼蓬萍無蒂。孰保收籍。今之時。非國初比。土着素產。孰願爲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今之衛所所

以軍不免于缺乏也。國家大事莫大于戎。列聖拳拳于軍政。爲之條例無非欲軍之盛爲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而稽之衛所。至不及。祖宗時額數之半。臣愚欲乞今日行。所以安爲軍者之道焉。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又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齎費不前。僵顛于不可極之途。而疴瘵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清如剝膚。軍丁被解如棄市。原籍苟可埋沒。遑恤其他。衛所苟可在亡。無虞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不動自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于人情之一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爲軍者之道。卽贄之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通對伍項文冊。清出軍丁。係缺伍失勾。及先年清出在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理有次。造冊繳部。略訪弘治三年題准改編事例。將

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于南北
 仍各度其遠近南北近遠既定則查筭其清出軍丁
 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
 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豁彼收則此分豁行令天
 下衛所分豁之後不許再勾則密理能寒者不失胡
 貉疏理能暑者不違揚越風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
 諸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然就役矣豈憂額
 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
 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

若多端道遠其一耳

簽解之

小隨住斯不過遠以累長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
 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戾不遠無以儆眾庶當
 在遇赦不輕原也軍豈復借于招募乎軍戶所已清
 出軍丁戶有不願行者此似不可行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鄰
 近衛所註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
 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于人
 情以安為軍者之道倘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
 所得于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
 之願 陛下終聽之焉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

群臣將皆慫慂自効于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與所革、將萬萬于此矣、此臣所以果聽斷公任委爲陛下勸也。

鹽法疏

鹽法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面皚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于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要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法、該驛公用

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勅賜一清、卽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于雨暘乾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二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

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撓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省營繕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聖旨蓋造乾清宮西七所，并添修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雇覓工匠，摘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陛下卽位以來，節儉形于宮闈，仁恩遍于寰宇，積之于心，施之于政，無非爲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

尙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于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命下踰月矣，臣未見有爲陛下言者。意者陛下銳于所爲，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久不言也？雖然，臣知此之宜言而自同緘默，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不惜民力，好厯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之所以傷，國本之所以易搖，國

用之所以不給致之雖非一端而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泰緩急時酌應否非不得已不輕以爲而其爲之必皆出于爲民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役新阡之治則無征役于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靡遺而大者荆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舉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于古之役民者乎。泰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漢書載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克拓而侈于舊乎。漢文爲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陛下志欲齊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國家無事百

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歎之聲。窘戚之態。殊不稱于盛世。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陛下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霈雨之望于苗稿之日。之爲大哉。而必取盈舉諸筭。權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

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于外。索之于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半。

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窑

二語悉工役之弊

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糜。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卽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

陛下方春時和。不為賑貸之議。奈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于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為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二。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宸居。股肱郡輔。潛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右衙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謀存焉。

井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制軍民二役。分自後

與役之失尚小。役京軍之失甚大。極論之是也。

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為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

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下。即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于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二千。二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助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糶盡。荅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

毋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卽一萬八千之數。縲絲見蠲。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干。辦納精壯。私干跟隨。技藝私干。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爲推托之地也。虜使祇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萬

一意外之虞。突如叵測。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爲國家根本慮也。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爲。陛下告者。外間噉傳。陛下添修毓秀亭。而盛厨廡。叢臺榭。將以極遊觀也。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他念。我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翫去處。更不許造。今乃及此。殆爲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謬者。生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爲輦轂之下。衆口沸喧。傳之四方。訛且益甚矣。仰惟我

太祖皇帝沉机先略，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爲法。又曰：游觀之所，朕決不爲。嘗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字，臣奚復容臆揣，而外間得于彷彿之迹，終莫釋然。臣愚故爲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爲。陛下能如祖訓所戒，于疑何足置。

喙。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爲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卽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怪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于謗，然畏謗而悔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

况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
權輿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
費力不肯輕役歛于民也薄動于民也簡不慎持之
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陛下
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願陛下去之七
所制度所當有毓秀亭事理所可緩陛下儻察臣
言于此忝酌而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
則慶幸在朝廷當何如禔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
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動則可加補葺不
增一楹使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瑤摩而不刻人
君之孝固在謹守祖宗之法之訓而豈在侈土木
于前觀哉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
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
而止是也毋惡臣言之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
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爲罷役
是也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
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陛下
少垂察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華玉芳芳乘叅閱

張司農奏疏

疏

張文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理財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
太倉銀兩蕩然一空略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

先年各處救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糧者，有給度牒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孝宗皇帝節行禁約，蓋惧弊端之復啓，而于治體有不便耳，豈惟我朝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衣以

袂舟，帶以炷燈，國執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如之何也。近時都御史楊一清等，旁及納粟之例，太監秦文等，微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必拘，戶部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有在矣。臣等惟我朝廷富有四海，自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困憊，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盡，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鄰乎，倣之前各例也，而又

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適從哉、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朝廷命下、近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爲大臣宰相事也。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攷古今之成迹、某人可法、接近日之故典、某事可行、或采摭陳言、或兼收遺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事理重大、所宜畫一、且沃焦捧漏之勢、緩則事不及

濟、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庶供用有賴、而倉卒不至於無辦矣、生財尤莫先于節用、近年冗食之費、積漸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于光祿寺、司禮監、于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

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强矣否則雖以泥沙爲粟瓦爍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

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艸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額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艸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

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十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減免，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艸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

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艸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執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

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奢靡妄費爲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樽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節樽之道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天命至重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畜以爲豐伸縮以爲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夤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鷄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爲帷惜中人之

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皇
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僭
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
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
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蓋人君一
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
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
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
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

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勅司禮監御用等監
凡百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
素使度數不增于前而法可垂于後矣。再乞勅光祿
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
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
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
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
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

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荳料艸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卽所謂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脩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盛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筭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來累稱不敷索取于外

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

此時內費已侈然九邊年例尚不甚多今則頓增

脩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併

千萬其何以

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

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

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

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

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

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

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

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俱穀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艸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艸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

噬臍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

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府寶冊等。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筭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畱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

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
 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
 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况國計盈縮。事例應
 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
 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
 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王有孚尹玉叅閱

毛 公集

疏 毛 紀

乞停遣使西域疏 乞停遣使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
 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

地者。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陛下聖仁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

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聖聰。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况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曰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卽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虜腹裏之

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倉夷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為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况不為光武者乎。伏望陛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為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乞休疏

乞休

疏上以嚴旨放歸

昨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誠內閣本等

職。顧臣才疎望淺。不能仰承明命。如近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問。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廷之大事也。皆出中旨。臣等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勤。而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責隨加。微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欲求勉修職以仰副聖諭。臣自知其不能也。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

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
 救生民之患。蓋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于陛下
 敢亦以為告。况所謂信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于此
 罪不止于罷黜而已。正臣平日之所痛憤而深惡之
 者。今陛下以之疑臣。臣忝為輔佐。而可一日安平
 其位。而覲焉朝宁之間。班行之上者。憂勞頓挫之餘。
 夙疾增劇。乞賜矜察。特允休致。以全終始。然臣犬馬
 之心。無以為報。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
 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

公

疏

石珪

慎守祖宗家法疏

太后謁廟

周禮王與后共祭祀則后固已謁廟然古禮與今異
 臣伏覩御劄及傳諭欲於世廟告成奉安神主之後
空又太后亦無事於太廟也
 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廟所謁臣已同費宏楊

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
 傳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聖孝而孝有大
 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君父於過舉也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太

廟尊嚴上同於天，乃天子對越神靈之所，非時享
 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况於后妃乎？其
 曰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孫，累經
 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
 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
 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
 人倫之至也。我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
 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
 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

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
 治功，即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
 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
 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
 之實哉？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
 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祖宗之道，况一代
 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
 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為祖宗之法，不可
 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

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爲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旣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爲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記

滹沱河記

滹沱河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秦戲山下。匯爲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

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沉疑之。蓋亦惑於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為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的不為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壅不常。傍無澗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

郭。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渠。通漕舡。亦湮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可疏淪而廢歟。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下。爭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濫於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遯棲。適有天幸。未為滂沼。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

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宣耳。誠使善工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源。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地。以全城池。則雖鑿龍門。折伊闕。尚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限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歛。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未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談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編輯

蔡 樞季直叅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陳言邊務疏

邊務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



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

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

先言外事

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

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

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

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剛之

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

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

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

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

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

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蓋

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

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

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

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

較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

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

崑養成人。才要務也。

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后有所警於后。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

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

之。曰。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

要人便見過失耳

武臣之能者多不肯屈體事

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是時中貴多握兵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南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

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文○成○善○用○兵○此○言○亦○見○一○端○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又揣度邊將心事

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蹄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

京軍恐未必肯就農業

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侯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推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

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正德時多此弊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日賞。懈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

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

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比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捨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

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

以中朝之指揮。別將之推委。不責情而責形也。

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石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地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

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陲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威旣盛。我怒旣深。我師旣逸。我

守旣堅。我氣旣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旣在於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竒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竒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

見也。但今邊關將帥，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孰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軍功賞罰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

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

之外、加笑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必用非常賞罰乃能鼓舞振作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

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眾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眾

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繇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

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

必期弱固可強，貧亦可富也。

因是為。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

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

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

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

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

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

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

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

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繇是

使民有不從賊之害。從賊之利。言之真。可痛心。

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

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

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

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

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

處城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

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

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

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

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

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

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

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

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

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

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官吏因循已成格套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于今軍政亦復如此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

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

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

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

○心○易○爲○振○起○

○罰○在○于○當○時○則○人○

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

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

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

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賊。連絡數

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

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

不倚重于狼兵此正大有擔當處

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

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遯。所得者不

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

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

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

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

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

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

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

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

勅兵部

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遺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

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盜賊

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繇，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

一說 敷 陳 明 暢 刊 害 了 然

○此○是○治○苗○蠶○要○策○

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

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繇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

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添設平和縣治疏 添設縣治

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

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

詢父老。訊咨道路。眾口一詞。莫不舉手願望。仰心樂

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

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趣事。相望於

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

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

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

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

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

無有逃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

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

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

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

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治於

皇朝通志 王文成集 添設縣治 平露堂

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祝望欣趣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

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議夾勦方畧疏

會勦湖寇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

勦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賊勢少
 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
 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
 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
 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
 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
 夾攻不與焉、楊副使亦善指畫地形故事龍南有泷頭賊巢、與廣東龍川
 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

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
 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
 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
 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
 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
 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
 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
 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
 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

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

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

惟○賊○情○自○分○故○可○次○第○誅○剪○

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

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

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

兵○久○不○決○必○有○變○生○故○不○待○會○合○可○擊○則○擊○

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

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廢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

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

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

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

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

撫○諭○以○離○其○黨○而○後○可○次○

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

第○進○攻○

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

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

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

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

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

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

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立崇義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叅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楓岡關

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

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肇

敘事亦詳明

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

插于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

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

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于內。

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

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

共怒。今幸奏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

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
懽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
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
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
等因備繇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
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 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
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尚有且宜遵
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
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百暨

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
如至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旣平已爲虛設其附近
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
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
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
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
量行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
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
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

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該道會同覆審無異
 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地方大
 盜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
 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
 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
 為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 勅該
 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
 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
 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
 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
 於此。

泃頭捷音疏

南贛盜賊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
 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泃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
 廣接境於湖郴者賊眾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
 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
 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畧初議先攻橫

水次攻桶岡。而未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洲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洎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負。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鬚。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

文成用兵專以離散黨與為主

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此時駕馭亦頗不易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

禦之備。以防其釁。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克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柰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

○文○成○所○以○立○謙○不○謂○狼○兵○也○
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

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

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

此策真能應機

將回兵自涇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

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

文成固多智池賊亦大愚宜共見禽也

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瀏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晨示不復用。而後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

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齋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而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此○機○不○可○洩○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口。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揆知仲容已就。

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淵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凡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

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川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

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郝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敷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洲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洲。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

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洲。各哨官兵遙聞

叙戰功文法亦簡老不似近來塘報

三洲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郝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敷

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砲。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郝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

巢。知府季敷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能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

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

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敷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拘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和平。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

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數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郝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瓜撰。皆以爲各巢積惡克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

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撰。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

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益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錄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

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為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泐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猿。克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

其無可柰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筭。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昔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此自謙之詞。以歸美于廟筭也。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

若臣之迂踈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繇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徃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徂而抑守臣于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筭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

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於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陳祥。刑珣。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旣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可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按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泃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鬚等。魁首

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占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群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

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和平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旣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年，龍川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旣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

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烟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猺峒。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又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泃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為冠裳之地。實為保安至計。等因。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謙。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際。乃三省閩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

○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

○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為

○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况前此本亦州縣舊

○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為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

○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盜猖熾之日。地方

○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

○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

○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

○日。脅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

宿盜才難與平民性若建縣招作始可安插

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濶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緝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竭絕，證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勅該部早

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爲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賢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再請䟽通監法疏

江右監法

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處置監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湖西

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等官劉果等議稱：委果干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

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勦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夾勦，糧餉缺乏，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

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
 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
 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
 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
 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
 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為便自頃奉例
 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
 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

水發商舟動以日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

公帑

又言禁之徒恣該商而無益

府邏卒寡不敵眾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
 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
 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
 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
 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
 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
 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
 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况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

征勦臣亦繆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既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歛以爲功臣之所素耻也培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况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飛報寧王謀反疏

寧王謀逆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

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泌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史并都司等官殺歿。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百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

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為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所慮者直至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筭。

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

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紆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帥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閩了事。就被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其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

文成既非地方之官。倉卒攝事。進止机宜。皆布次。第真貳亂造國手也。

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

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儀。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監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